

南洋戀歌

春草叢書

南洋戀歌

溫梓川
陳毓泰
合譯

目次

卷首語

譯者序

馬來戀歌序曲

馬來戀歌選譯

暹羅情詩選譯

一

一

一

二九

南島的歌聲

唱不盡 魚情的淫蕩

異國的热情

描出了 你我的心腸

卷 頭 語

06886

譯者序

馬來文學，我是素無研究的，不過爲了興趣起見，也會偶爾涉獵這幾本馬來文學作品（也許不是文學），可是，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曾有過，「我們如果要研究（或談）馬來文學，則非先從詩歌入手不可的念頭，我們既要研究（或談）馬來文學，就得先明瞭馬來民族是怎樣的一個民族。

馬來是個亡國的民族，而他們對於故國的存亡，好像是與自己本身毫無痛癢似的，終日仍舊過着他們優游自在的生活。馬來民族是屬於「情性」的民族，他們之所以亡國

，便是因爲他們的「惰性」和「逸樂性」太濃厚的原故所致，他們的文化（也許可說是沒有所謂文化之類的東西）很低，而且不會吸收他國的文化，所以他的民族常常會被外來的民族所同化了。他們自己也沒有所謂組織和聯絡，簡直有如一整散沙一般散漫，因之便覺得他們的國家被滅亡了也是應有的一回事，他們並不如印第安人有革命精神，和非律賓人謀獨立的精神。

大凡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文學，不過文學的高低懸殊而已，野蠻人有野蠻人的文學，他們的文學，大都是起源於口頭上流傳的歌謠，馬來文學也是如此，

馬來民族既生長在天然的樂土一般的島園裏，又沈酣於淫樂方面，於是頹廢的歌謠便由此而產生了，他們對於「愛」，似乎比任何民族都來真誠熱烈，他們 All for Love 的態度是很可驚人的，我們就試翻開一部馬來詩集來看吧，十分有九分半是歌詠男女兩性間的至聖至神的愛情的，而他們所歌詠的愛情的詩歌，比之我國的詩經，民間山歌，也不致於遜色吧，

據說馬來民族本無所謂詩歌之類的東西，不過是他們飽衣足食，無所事事時，偶爾唱來消遣的，他們的目的，是消遣而已，然而到後來，誰知竟給聰明的中國士生華僑

，直接地把他們寫在紙上，變成了「Book Literature」了。○所以有許多很好的歌詠愛情的詩集，沒有原作者的姓名，也就是這個原故。

馬來詩歌本分有詩，歌，曲三種，記得從前我在南洋時，曾見一本英國人著的「馬來文學」一書，（惜此書已失落了，而作者姓名也就無稽查），似乎有說過「馬來文學中的詩歌，是沒有甚麼分別的，如果是著的詩集，那書上一定置有作者姓名的，至於那些沒有署名詩集，便是民間流傳的歌謠，便是戲劇上表演時所唱的如「孟沙灣」的歌曲是也。（大意如此）這話雖然是不見得是如何可據，但也未始

沒有甚麼道理呢。

馬來詩歌的格式，每首四句或六句八句，而四句則最普通，六句八句簡直很少看見過，每首有一定的押韻，而前二句，大都是無意思的多，例如：

蜂蝶爲花忙；

花爲蜂蝶香，

人類需愛情；

愛情要姑娘。

如果想找像下列這樣的詩歌，頗不易找到的，例如：

蝴蝶爲花死。

我爲君相思，

蝶死因花殘；

我病因君離，

自從卿死後；

陰陽千里遙，

夜夜夢魂中；

願見卿相招。

在下面所舉的一首六句的詩歌，是曼四先生譯的。

君如變做柔美的青絲髮；

我願變做美麗的花朵飾你鬢，

君如果變做華麗的彩服；

我願做你的領與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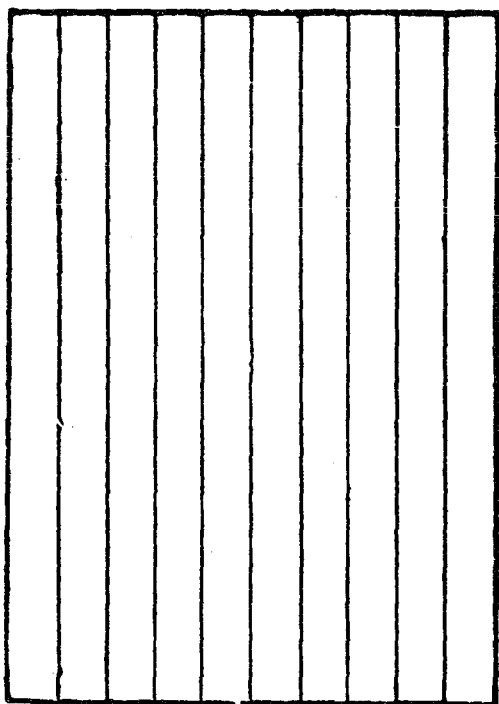
君如果真誠愛我，

我願永作你的綉枕。

至於說到含有反抗性的詩歌，那我只好在這裏緘口無
言了，

溫梓川

二一，二，一九三〇



序
曲

在月明之夜裏，

不論大街小巷僻壤窮鄉，

都在熙熙攘攘，

惟獨我用 Violin 奏唱那悅耳的 Krongtong，

無聊的散步，

却無端地惹起了縷縷愁緒，

纏繞着我的心頭；

但聽了不知何處傳來的悠揚歌聲，
好像美人嫵媚與嘲笑我一般愉快，
令我心頭樂悠悠！

音樂大都是用指彈而來，
而樂聲却令我流連往返；
我自彈 Piano 復自唱呵，
要把我心頭的煩惱，
一絲一絲地奏完。

馬來戀歌選譯

馬來戀歌

一

假如你是把掃帚，

我便變成了簸箕；

不管人慣用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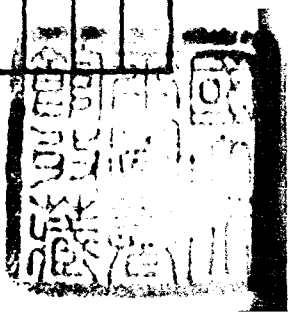
我得時時跟着你！

二

茉莉花生在牆頭上，

一朵朵開得多芬芳，

我的心早已給你了，



要求你愛我愛到狂。

三

磁碟安放在榻裏，

裝滿了憔悴的玫瑰花，

我看見他人在相照，

怎敢我不想她。

四

那憔悴了的茉莉花，

已給綉着花邊的手巾包起，

真教我苦惱啊！

她時常不在家裏。

五

魚擺游於湖旁，

竹筍婷婷地在土裏生長，

我實在對你說吧，

姑娘美姿我如草菅。

六

魚是游游於水中，

磁罍是放在櫥裏，

姑娘！切莫和他人談吐情衷，

五

因爲還有人時時刻刻想念你！

七

筍生量由土中，

魚生長在塘中，

只要姑娘自闖：

有沒和其他人唧唧噥噥。

八

那綉有花邊的手巾，

已經好好地藏在衣箱，

我一天一天地消瘦了，

是爲了我愛的心肝。

九

乾枯的香蕉葉，

還可作盛飯碟，

你何必懼怕你丈夫，

放膽吧把他咒詛。

十

園中的玫瑰開了花，

茉莉却飄零在地上，

乖乖的！不要在水裏玩吧！

我正憂心吊膽地等了耶。

十一

假如姑蘇慳吝着愛情，
不如毀滅了我的生命，
假如我要碎了我的心，
不如碎了珍貴的寶鏡。

十二

我愛！假如你是根頭髮，
我便變成了茉莉花；
馬六甲海鹽雖然乾涸，

我們的愛終不裂破。

十三

放些爛暹吧。

攀上那直直的椰樹，

莫怕他吧！

把他的心愛奪了去！

十四

由泗水到三寶瓏去，

到了三寶瓏就買東西，

切莫聽信他的話，

因爲人心多欺詐。

十五

清晨的露珠，

生命是短短的，

還是靈情的相愛吧，

你我的愛也是短短的。

十六

玫瑰墮了花，

鸚鵡叫吱喳，

這些苦悶的象徵啊，

真教我連飯食都生怕。

十七

從酒水到三寶糶去，
帶着升斗去量麥穗，
爲了是姑娘的贈品，
害我空等沒來相會。

十八

油郎的油灑着了妾衣，
錫已由箱裏取出呢，
天下雖然有情郎，

未嘗人人多情呢！

十九

繩兒也不是一條或兩條，……

乾燥的粗繩我可把它斷了，

也不止一遍或兩遍，……

受了那人兒的騙。

二十

中國少年奏着鐵片琴，

還弄着巾兒裝作正經，

爲甚麼你這般昏迷苦想？

是否爲着那絞好的姑纒？

二十一

那綉有花邊的手巾，

很平滑地摺好，

常常不見心肝在家裏，

害我一天天地消瘦了。

二十二

那美麗花邊的邊，

很平滑地摺好，

日夜都在苦想着，

而我的容顏也漸漸憔悴了。

二十三

馬六甲海峽之傍，

風雨淒其兮海潮嘯盪；

有不測之預兆歟，

何其音信之渺茫？

二十四

落花隨水流向東方，

而今，情人又不知何往？

終管輾轉反側，

我心是何等悽傷！

二十五

桌上圍鋪了花邊，

你我的恩愛綿綿；

非但生時共相愛，

死時亦共處黃泉。

二十六

一個檳榔剖成二片，

你我各吃了一片；

假如沒有你這可愛的情郎，

何處聞覺得有馨香？

二十七

妳的芳唇紅似玫瑰，

妳的心房白如茉莉；

我乍見到圓晃晃的檳榔，

竟想到妳胸前高聳的雙乳。

二十八

儂心似碧月，

情焰熱如火；

媚眼若流星，

笑顧藕花朵。

二十九

玫瑰雖香艷，

也有凋殘時；

愛情甜似蜜，

安無痛苦時？

三十

蜂窠爲花忙，

花爲蜂蝶香；

人類需愛情，

愛情要姑疑。

三十一

蝴蝶爲花死，

我爲君相思；

蝶死因花殘，

我病因君離。

三十二

蜂蝶採羣芳，

皆因羣芳豔；

百花凋殘日，

蜂蝶胡不見？

三十三

翩翩雙飛燕，

永遠不分離；

正如我與卿，

朝夕在一起。

三十四

昨日始相窠，

今朝又別離；

長願作相鳳，

免致相違素。

三十五

我又遠行矣，

儂心苦何似？

今摘石榴花，

贈歸慰相思。

三十六

溪水潺潺流，

雙飛燕啾啾；

美妙此良辰，

撥動鴉傾愁。

三十七

日日入山來，

因山有女在；

夜夜夢魂中，

竟得女思愛。

三十八

昨日入山來，

邂逅逢舊好；

今日入山來，

誰知伊去了！

三十九

蠟燭蜜甜香，

著蠟燭臭薰；

我戀一姑孀，

日夜痴昏昏。

四十

自從癩死後，

陰陽千里遙；

夜夜夢魂中，

類見癡相招。

四十一

孤航去了，去向渺茫的汪洋，

去了，去向渺茫的海洋；

忘了攜帶的東西啊，

千萬莫忘了帶我的心肝。

四十二

我敢深誓對上着，

我真心真意地愛你姑娘；

假如姑娘不相信我，

從此我的生命要逃亡！

四十三

假如沒有淨潔的碗，

樹乳將何以收斂？

假如沒有神聖的愛情，

我那裏會苦念姑娘？

四十四

請你不要爲我而痴心，

我是有了丈夫的女人；

如果你真心愛我，

還請好好地保重你的生命。

四十五

賊船，我的少年耶！

來和我一起搖船，

你搖着槳，我把着舵，

賊船，渺茫的海上漂流着我倆！

四十六

賊船，你忍心的少年耶！

拋了安寧遠避他方，

上帝啊，與其願我以離別的苦痛，

不知風我與那人兒同日偕亡。

四十七

昨夜你約我於星月之下，

今朝又測寒耶家，

何其風之纏綿，

有如天上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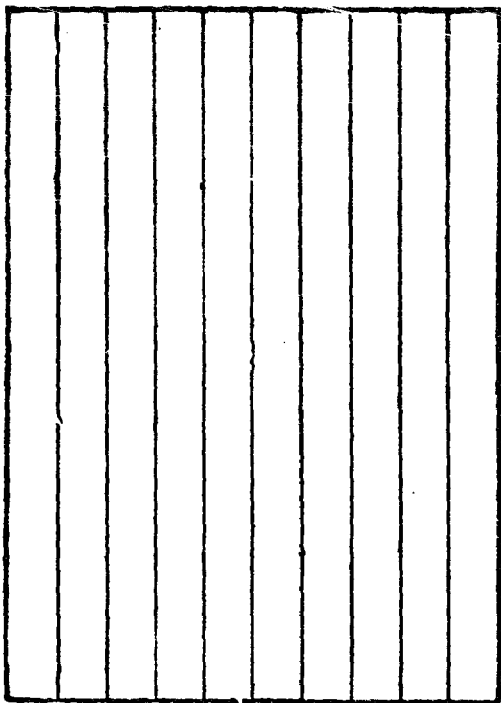
四十八

當蝴蝶留戀野花之馨香，

我搖盪小舟，重返故鄉，

我怎能離了你，我苦念你，

我可憐的小生命？姑娘！



暹羅情詩選譯

寒林中的荒墟

寒冷的月亮，高掛在雲端，

絲絲的薄影，浸透了林下的孤魂：

昏暗中，鳥兒抖翼的寒聲，

增加了冥冥中苦寂的幽輪！

一閃一閃的，孱弱的螢光，

在銀灰色中飄忽地耀亮。

雖然落葉一息一息地在啼噓，

可是簌簌的孤魂幽靜地無響。

二十年前，曾晶耀在人潮中，

倜儻，昂貴，直無人敢攔抑；

但是如今呀，冰消玉殞，

往時顯耀，而今又安往？

——玉芬

單戀者的哀歌

啊！巴朱，巴朱，你底被命運捉弄的人兒！

啊，失望，苦懷，男人給予單戀者的賜予！

失了滋潤的心靈，如今倍覺枯萎傷悲，

咫尺天涯，孤零零地爲他而暗追憶！

當着遲緩的太陽失去了它的光輝，

那時啊，

心泉枯涸，愛情淪亡！

當着幽暗的黑夜顯示着它的權威，

那時啊，

花朵凋謝，芬芳煙滅！

——趙兒

自慰

枯涸而懷寂的心靈，

槍痛而創傷的生命，

何時啊，得緩解它的苦刑？

曾經被沸騰的愛情，

曾經被抱吻的真心，

如今呀，空敞死靈將怎禁？

生命短促，音樂離再！

自怨何用，終得自誑。

——文助

心胸

啊！心胸，曾經沸騰的心胸，

它如今反而失去了熾熱，

淒涼枯寂的生命之火，

怎會如前般的灼烈！

當着熱愛親蜜的時候，

它如玫瑰般的嬌媚豐豔；

待至煩厭衍解的時候，

又像黃連般的苦澀難嚥。

失戀雖然能使人墜入深淵，

可是希望還能促人重振作，

然而受了重創而破碎了的心胸，

不能了，如原樣地給它重雕琢！

海誓山盟，全是虛假的裝飾，

不過在欺人的無知與昏茫。

墓穴荒墟，人生感最終居留地，

才是我們人類融和底公理！

啊！偉大的神祇！

其能安和心胸的騰沸？

——文助

卽景

清明而銀灰的月兒，

伸首雲端脈脈窺睇；

射照着清光稀微微，

啣臨舞茵茵然大地。

幽靜而美麗的清光，

倍增了夜晚的輝煌；

人間的踴躍與徜徉，

全伴此一片的晶亮。

悠悠而輕緩的晚風，

拂着樹枝兒在擺動；

香麗芬芳的氣息中，

飄搖着芭蕉蓊花叢。

失羣而飛翔的孤雁，

在空中悲啼復哀怨；

平和的心靈底注牽，

無止地在淪漪泛漣。

—安都特

四二

失戀後

熱風炎灼壓着肌肉，

呼吸短促，流汗復苦悶；

微暖的生命底溫泉，

悠悠地在泛濫着波紋。

彼美人曾一度貼伏在胸懷，

如今啊，孤零寂寥得自捱！

月兒雖缺，還能重圓。

愛情淡解，焉能可再？

人間虛榮刻毒隨處在，
陷阱鉄鏽遍地皆佈擺！

小心，是我們立身的前提，
留意，是我們處世的真理。

——卞脫

別後的憶念

帶着平和的心靈，坐在海岸之濱，

洶湧奔騰的潮浪，爲着海風吹引；

海鷗飛翔，魚兒高躍；

白雲飄揚，太陽光耀。

成雙成雙的白鳥，東西舞掠翱翔，

朵朵帆影，隱顯在那極目的天邊；

思潮泛濫，胸懷膨脹；

芝蘭吾愛，卿又何往？

沙沙底浪聲，壓服了工廠底笛鳴，

呼呼的機聲，震攝着平和的心音；

飄渺無踪，幻象所從；

伊人沉湮，將何指奔？

自然底氣息，緊觸着我枯乾面廓；

人關底蠕動，悠悠地在後方喧嚷；

往事何追，當日難再！

如今憶念，安能佈擺？

一
文
庫

海水青青

海水青青見潮浪，

衝激岩岸兮喧揚；

復流旋渦兮他方，

我心紛亂兮難忘。

彼美蒨蕖兮紅艷，

擾我心懷兮難當。

愛如海水兮流盪，

我心破碎兮怎想？

寒夜有感

夜深人靜風幽涼，

孤身飄轉自徜徉。

心寒復顫抖，

被薄乏人撲。

此情此景何堪想，

只有睜目到天亮！

——超兒

出塵

枯燥煩悶愈添愁，

心胸悽切眉深鎖，

惹人憶念的伊人，

音容渺茫將奈何？

曾經過着愉快融和的時日，

啊！如今，歡樂盡是傷情；

莎茵，生命底維護之花，

曾擁抱緊貼在熱沸的心靈。

甜蜜芬芳圍繞在身之四週，

一切的夢幻皆成於愛之賜予；

婉轉動聽的人間仙音，

無止已地鼓着我的耳際。

愛情底無涯的洗禮，

促醒了久閉的心扉；

被密滿熱吻的面廓，

仍如往昔般悠悠地。

以前妳嬌羞而含蓄的熱情，
以前妳婀娜而蘊藏的蜜意；
然而如今妳所遺下的陳跡，
只是些逃亡後終日的苦悽。

當着彼此雙雙伴房那天，
妳曾宣說從此心靈隨同；
竟不料有了今日的收場，
一片虛僞哄騙我於永終。

將妳一手建築的愛宮加以毀壞，

啊！心胸，女子底無恥的荒籠；

妳輕蔑污卒的表示，我本無聞，

也許會說我寡情而轉舵他奔。

妳賴說我對妳無情復寡愛，

那是妳有心別把琵琶來抱；

然而我情願是始終無他變，

並非出自硬心割愛把妳拋。

一片赤誠的心胸真無匹，

滿懷熱望着妳我能永終；

妳熱愛他人而昏茫不顧，

將親愛的人兒，我，困愁籠。

曾經熱愛妳於匆匆閃過的年月中，

心胸悶塞，苦趣無法排分；

熱望從此能夠融然而生存，

然而蜜糖雖甜其汁膠韌！

具着男子外無比的威力，

變滅生靈，易如探囊；

胸腹，我心復憂忡，

想加以試探，而我反徜徉。

沒結果且乏姻緣，

伊已淡香則淡行，

於我本無大關連，

只是彼此乏瞭解。

從前的誓言，我謹守至如今，

這跡可在言行中加以深窺探；

不必憂慮，哀怨，愁苦於往時，

直至妳我默默地脫離此人寰。

雖然人生只此一次的遭遇，

若寧擺脫，難甚於上青天；

這是蒼蒼給予我們的盛禮，

我們不必太過驚嚇與熬煎。

旅程雖短，離別殷繁，

冥冥中自有執掌在；

愛情底冷淡與行解，

司職者不會給錯擺。

寄語被熱情燃燒而昏迷的人兒，

莫把重建的新宮加於燬焚；

理應使它堅牢而至於鞏固，

強似先前爲我建造的苦囚籠。

我底灼熾難行的心情，

照例地深憶着已往的芬芳；

妳底一時無雙的溫情的賜予，

將永終地銘刻在赤紅的胸膛。

還有藕絲般纏綿的憶念，

仍纏繞着無邊的堅語；

請猶誠地維持已得的幸福，

像我那熱情一片，燃燒着「妳」。

別了，我底熱情溢施的愛妻，
甩脫人寰，遁入空空的庵門；
可憐一時芬芳的生命底遺跡，
蓋上了此幽靜枯寂的梵鐘。

此舉原是出於一片赤誠，
皈依我佛慈悲底聖座下；
從此執理我無邪的聖心，
人間底喧嚷，深心無污瑕。

念經，撞鐘，是我餘生的途程，

歡樂，幸福，是你此後的隨從；

啊！別了，我底熱情而昏迷的愛妻，

用脫塵緣，選我聖潔的心胸。

——波都

審

當彼灼熾的眸光盼注，
心胸脹湧，神情飄舞，
鋒利尖快底愛之匕首。

啊！愛之箭，灼炎復熱烈，

難提拔出此赤紅的心胸，

創傷復碎裂，還緊插，

情絲漫漫，生命長終！

戀愛之陳跡，曾經提示說：

探痛心朵，咸爲護符；

威力難割含情脈脈的美瞳，

直刺心懷，由此煩惱多！

歡快欣慰的事物千萬，

毀滅山河，正如洪濤；

洶湧嘯邊的海潮巨浪，

反難蕩去心上的積刀。

哦！嬌媚婀娜爲妳所有，

要無范胸懷，反而幻影紛然；

玉立亭亭，媚笑嫵嫵，

愈形我底枯寂與孤單。

倘若一旦倩影飄忽渺茫，

我的心靈失倚復輾轉悲傷；

一絲一縷憶念飄蕩在帳裏，

追尋我那亭亭嫵媚的月亮。

起臥坐立，全是爲了你，

體念依依，正是羔羊的夢寐；

然而人間的爭鬥流血，

也逃不了妳含著的旨意。

伸手乞求此一世的纏繫，

能呼吸一霎時自由的大氣；

然而茫茫然被神祕的塵寰，

那有人同情你無望的悲嘆！

古諺並非全無理，

事實原是眞憑據，

靠己靠己宜靠己，

人生過程會快愉。

然而胆虛孱弱的自己，

獵色採花全非所擅長；

只有觀賞兩心向往，

怎敢開口求乞此歡暢？

苦難深愁真難解去，

一點樂趣盡爲東風依，

宛如望月羨慕的玉兔，

只會跳躍煩燥在苦懷。

何時才能滿足此相思，

可不是付與焦愁關迫？

歡期遙遙真難預深付，

美人呀，可望而不可卽！

愛，愛，沉重而神聖的愛情，

導入正軌，人類能力正不易；

雖然飄忽的熾爛底一瞬，

已使人間醉經編羅再起。

愛的威力浩揚而灼烈，

融融融燒在赤紅的心胸；

壓迫情懷，眷念難耐，

住別墅裏在此銀灰的月夜中。

今生不再求施愛者，

雖豔麗似暹中名女郎；

爾妳已足使我忘懷於渾混中，

此情永繫，相思難量！

假如此生得不到青睞，

疾病死亡會起自碎裂的胸膛；

啊！難耐苦熱的片爾痴情，

何能阻止維繫其綿綿的向往？

像那大海飄蕩的孤舟一葉，

盪漾起伏，焦灼復憂懼；

極目茫茫，遙遠而飄渺，

請示與邊岸，神威的天帝！

荒蕪敗敝的枯寂時日，

缺乏幸福與融和感賜予；

昏茫中常憶念到一瞬的刹那，

我底這塵埃孺的安琪兒。

妳知否我底失魂的軀壳，

曾爲着熱情燃燒而孱弱？

醫生雖是日常依伴的友侶，

劍痛反爲悲懷所割剝。

我底默默無言的哀屈，

並非要蘊藏在胸口於永終；

全是爲了不可期望的相恩，

而把它深深埋葬在熱情的墳塚。

熱情騰沸的嫵媚底一瞥，

永遠深埋在心扉上，胸懷裏；

深情一片寄與我底「嬌麗」。

請勿讓此熱情空騰沸。

人生匆匆迅如閃電，

生命飄忽正似粉蝶；

寄語嫵媚的嬌人兒：

莫將熱戀而空消磨。

8, 233

...

熱望雖然揮寒着胸膛，

可是幻境盡迷了真情；

熱情空費，苦楚正多，

冥冥中纏備下這死因。

心泉乾涸，情絲繞纏，

一管成熱情燃燒無邊，

可望不可即，餓了此生！

——乃鄒



本書作者編著譯各書

梓川：

戀歌二百首(現代本)

咖啡店的侍女(印刷中)

因為妳(印刷中)

毓泰：

臨時夫人(世界文藝社本)

藍派的故事(印刷中)

摘心(印刷中)

春草叢書

南洋戀歌

實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譯者

溫梓川
陳誠

發行兼
印刷者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一九五號

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87

361742